兩個少女同床共衾，自然先談女人問的是非，良子存心忠厚，但她的內心對雪娘和袁少德的關係，本來在別府初識之時是夫妻看待，及至來東京做了大洋的工作，並與雪娘要好後，她懷疑越來越多了，但不便開口問這話，現在林玉樓俏俏問她，她只答道：「你以後會見到袁先生的，人實好極了，而且能幹得很。他們只是好朋友，可能以後是會論及婚姻的。雪娘是小姐，現在稱密絲。」

「她是窮人了，看身子可以一望而知，是個絕色的少婦……。」說至此，良子不作聲，轉以他語道：「你最好參加我們這裡，暫時作設計顧問工作。因爲不久以後，會有大規模的新村計劃，爲了香港，還有台灣外邊的資本家。」

「你給我作主吧，我問你，這兩年可有男友追求你？」——「沒有，眞的。我想暫時不談這事呢，結婚不好。」——「我在巴黎有兩個富地同學，但他們都只有學業成績，我們連單獨在一處也避免，但他們大方有禮，聽其自然，以爲東方小姐保守。」

「沒吻過？你？」——「沒有！我才不喜歡呢？」林玉樓吃吃笑，縮了頭在良子胸下，良子捉住她的手道：「你大我半歲，方才浸浴時見你穿着粉紅色的睡袍，衣着沒有什麼特別，使母親感到驚異的，是她的臉部用白色的紗布包裹着，只露出了眼睛、鼻孔和咀巴，就像她初時在醫院中一樣。

見到她這副模樣，麥施施也有點錯愕。但她馬上在臉上堆出點笑容，站了起來：

「G！G！我早想來看你了，可是，又不想騷擾你，所以今天才來。」

「謝謝，坐吧！」汪翠娟的聲音很輕。

「現在，你做整容手術。……」汪翠娟像在說着別人的事，語氣淡淡的，聲音仍然很輕。

然而，從眼神中看出，她的內心並不平靜。

「現在，還得用紗布包着？」麥施施忍不住又問。她心裡實在想知道汪翠娟的傷勢到底嚴重到什麼樣的地步。

「因爲新長出來的皮肉還嫩，醫生說，用紗布包着可以保護它，免得細菌跑進去引起過敏或發炎。」汪翠娟邊想邊說。

「傷是好了，可是，還得做幾回手術。……」汪翠娟像在說着別人的事，語氣淡淡的，聲音仍然很輕。

「你最好參加我們這裡，暫時作設計顧問工作。因爲不久以後，會有大規模的新村計劃，爲了香港，還有台灣外邊的資本家。」

「你給我作主吧，我問你，這兩年可有男友追求你？」——「沒有，眞的。我想暫時不談這事呢，結婚不好。」——「我在巴黎有兩個富地同學，但他們都只有學業成績，我們連單獨在一處也避免，但他們大方有禮，聽其自然，以爲東方小姐保守。」

「沒吻過？你？」——「沒有！我才不喜歡呢？」林玉樓吃吃笑，縮了頭在良子胸下，良子捉住她的手道：「你大我半歲，方才浸浴時見你穿着粉紅色的睡袍，衣着沒有什麼特別，使母親感到驚異的，是她的臉部用白色的紗布包裹着，只露出了眼睛、鼻孔和咀巴，就像她初時在醫院中一樣。

見到她這副模樣，麥施施也有點錯愕。但她馬上在臉上堆出點笑容，站了起來：

「G！G！我早想來看你了，可是，又不想騷擾你，所以今天才來。」

「謝謝，坐吧！」汪翠娟的聲音很輕。

「現在，你做整容手術。……」汪翠娟像在說着別人的事，語氣淡淡的，聲音仍然很輕。

然而，從眼神中看出，她的內心並不平靜。

「現在，還得用紗布包着？」麥施施忍不住又問。她心裡實在想知道汪翠娟的傷勢到底嚴重到什麼樣的地步。

「因爲新長出來的皮肉還嫩，醫生說，用紗布包着可以保護它，免得細菌跑進去引起過敏或發炎。」汪翠娟邊想邊說。

九九四：寒夜論終身青春恰好

文：李柏如 畫：譚

「那就在橫濱櫻木町玩麻將吧，我三個，再一個麻將小姐陪着，單房間，茶水舒服。」——「好，那一定要有輪贏，不大不小。」——「當然哪，不眞打牌，沒刺激。」她們入內早餐，雪娘笑道：「我算似你們的大姊姊。」

餐後電話來了，袁少德同雪娘談話，有十分多鐘。雪娘告知良子：「明早十時前，你須返公司，須接待銀行來客。啊，渡邊已將汽車看好，明天午後便可用車了。爲了應酬，袁先生單獨一輛自己駕駛，我和你用一輛，有司機；此外公司一輛長型平治的『司特型瓦剛』（加尼部放寬）。」

她們在午前到了橫濱櫻木町，便先在旅府樓飲香港午茶，同香港完全一樣。

二九三：白紗布包臉

她仍然穿着粉紅色的睡袍，衣着沒有什麼特別，使母親感到驚異的，是她的臉部用白色的紗布包裹着，只露出了眼睛、鼻孔和咀巴，就像她初時在醫院中一樣。

見到她這副模樣，麥施施也有點錯愕。但她馬上在臉上堆出點笑容，站了起來：

「G！G！我早想來看你了，可是，又不想騷擾你，所以今天才來。」

「謝謝，坐吧！」汪翠娟的聲音很輕。

「現在，你做整容手術。……」汪翠娟像在說着別人的事，語氣淡淡的，聲音仍然很輕。

然而，從眼神中看出，她的內心並不平靜。

「現在，還得用紗布包着？」麥施施忍不住又問。她心裡實在想知道汪翠娟的傷勢到底嚴重到什麼樣的地步。

「因爲新長出來的皮肉還嫩，醫生說，用紗布包着可以保護它，免得細菌跑進去引起過敏或發炎。」汪翠娟邊想邊說。

四九：表示堅決反抗

良問她。

「唉，看爸爸這樣生氣的樣子，我姑且去一趟，先應付他一次再說。」她無奈地答。

「看來你要屈服惡勢力了。哈哈，好孝順的女兒，是嗎？」李良酸溜溜地說。

「不必故意刺激我，」她看透了李良的心理，反而淡然地答，「我絕不會屈服的！」

「因爲新長出來的皮肉還嫩，醫生說，用紗布包着可以保護它，免得細菌跑進去引起過敏或發炎。」汪翠娟邊想邊說。

二九三：白紗布包臉

她仍然穿着粉紅色的睡袍，衣着沒有什麼特別，使母親感到驚異的，是她的臉部用白色的紗布包裹着，只露出了眼睛、鼻孔和咀巴，就像她初時在醫院中一樣。

見到她這副模樣，麥施施也有點錯愕。但她馬上在臉上堆出點笑容，站了起來：

「G！G！我早想來看你了，可是，又不想騷擾你，所以今天才來。」

「謝謝，坐吧！」汪翠娟的聲音很輕。

「現在，你做整容手術。……」汪翠娟像在說着別人的事，語氣淡淡的，聲音仍然很輕。

然而，從眼神中看出，她的內心並不平靜。

「現在，還得用紗布包着？」麥施施忍不住又問。她心裡實在想知道汪翠娟的傷勢到底嚴重到什麼樣的地步。

「因爲新長出來的皮肉還嫩，醫生說，用紗布包着可以保護它，免得細菌跑進去引起過敏或發炎。」汪翠娟邊想邊說。

九九四：寒夜論終身青春恰好

文：李柏如 畫：譚

「那就在橫濱櫻木町玩麻將吧，我三個，再一個麻將小姐陪着，單房間，茶水舒服。」——「好，那一定要有輪贏，不大不小。」——「當然哪，不眞打牌，沒刺激。」她們入內早餐，雪娘笑道：「我算似你們的大姊姊。」

餐後電話來了，袁少德同雪娘談話，有十分多鐘。雪娘告知良子：「明早十時前，你須返公司，須接待銀行來客。啊，渡邊已將汽車看好，明天午後便可用車了。爲了應酬，袁先生單獨一輛自己駕駛，我和你用一輛，有司機；此外公司一輛長型平治的『司特型瓦剛』（加尼部放寬）。」

她們在午前到了橫濱櫻木町，便先在旅府樓飲香港午茶，同香港完全一樣。

四九：表示堅決反抗

良問她。

「唉，看爸爸這樣生氣的樣子，我姑且去一趟，先應付他一次再說。」她無奈地答。

「看來你要屈服惡勢力了。哈哈，好孝順的女兒，是嗎？」李良酸溜溜地說。

「不必故意刺激我，」她看透了李良的心理，反而淡然地答，「我絕不會屈服的！」

一個星期後，李良偷偷約心上人到公園談心，原來他們仍然秘密來往的。

「你敢反抗你父親？」坐在草地上，李良就問她，「這可不是件簡單的事喲。」

「當然敢！而且這種封建思想殘餘，任何人都應反對。我父親既然有了這種要不得的思想，我就該反抗他！」她有點激動，吐吐氣才說下去，「他居然有這種腐朽思想！」

十二：雨過天青

這一刀疾如閃電，郭新急切之間，把手臂擺開，龍逸飛乘勢一腳踢出！

郭新跟踏後退，龍逸飛乘機前八尺，再一腳掃出，郭新立足未穩，勉強擺開三尺，龍逸飛手臂一掄，寶刀挾着一片寒光斜劈過去！

郭新身子連閃數次，重心早失，沒法再閃，倉促間只好舉刀來迎！

龍逸飛這一刀表面上氣勢極猛，似是有去無回之勢，豈知刀至半途，突然一偏，已斬在郭新的肩膊上！

剎那間，場內發出一陣驚呼，龍逸飛連忙後退，險昌世的徒弟立即搶出，險明明連忙喝住：「師兄們，你們要依多爲勝？」

只見郭新呆如木鷄地立着，身上却沒有滴血，原來龍逸飛寶刀臨近其肩之際，倏地一翻，只以刀背敲下！

怒道：「你莫退，讓二少爺來拈拈你！」

陰明明道：「二師兄，人家剛激戰了一場，體力有所損耗，你可勝之不武！」

邱千鑰可不像賀英豪，狠狠地瞪了這個吃內外的師妹一眼，指着龍逸飛道：「喂，糟老頭，你有種的便不要做縮頭烏龜！讓二少爺來和你比試比試！」

「令師妹說得可沒錯，閣下不嫌佔人便宜有丐聲名麼？」

邱千鑰眼珠子一轉，「這樣吧，就讓你也佔一點便宜，假如這一場是中分秋色的，便也算你贏，怎麼樣？你敢是不敢？」

龍逸飛道：「假如老夫勝了你，是不是不用再打？」

「不錯，屆時便准你不死，不過，你仍然不免要斷一條手臂！」

「承讓了！」龍逸飛倒抱刀柄，能擅自離開此地，除非加入本帮行體。

郭新冷哼了一聲，灰溜溜地退下。陰昌世的二徒邱千鑰見師弟平！比試後再說吧！」

司徒戰忽然道：「這樣倒也公平！比試後再說吧！」（三五一）

八八：糊明找阿霞姨

跟錦田談過話第二天，糊明特別搭車去黃竹坑的「汽車城」找阿霞姨。

黃竹坑，這個連接香港仔漁港的山窩村落。在這近十多年來，因爲漁港成爲外國人來港遊覽的重要區域，那裡的海鮮舫家華講究；岸上酒家、食物店林立；深灣海面停泊着數不盡的第一流遊艇。入夜，該區燈光輝煌，亮燈的機動雙花船艇，搭載着客人在海上來去……昔日黃竹坑山村對開的大片荒場草地，已豎起幢幢工廠區。成爲一個工廠區。

至於鄰近窮村落，而面向深灣的高級住宅區——壽山村，也增加不少現代別墅住宅。窮村落，還是木屋、石屋密集地躲在山窩裡。人王全和關權叔開的修車、蒔車賃車場，生意越做越大。現在，他們的修理汽車生意佔次要；收買二三手或壞掉的汽車、重新修理，讓舊車變新車賣出却是主要的兩個兒子，他都讓他們姓關——關潮、關海。阿全叔是高鼻子的洋人模樣，他也姓關。年輕時，糊明弄不明白，爲什麼阿全叔會是洋人，而講流利中國話，又最忌別人說他不是中國人呢？他會追問媽媽，媽媽只好說明來歷。從此，糊明對那位曾與媽媽同住山洞的洋叔叔，不，中國叔叔充滿敬意。當今香港，誰人不崇洋？但高鼻子的阿全叔却以做中國人爲傲！

糊明曾去第三街橫巷找過阿霞姨。在家裡的阿全叔的媽媽場地上確實放滿各種各樣車子。僱用的技術工友，至少在十個以上，另外有雜工。

關權和龍嶽年紀差不多，他使十零廿歲都有可能再練得長。

成世發抽返條腳，曰：「不然，我問過醫生，但亦不能肯定話有可能，吋即是有可能喲，否則我老友又點可以用條腳去抹眼屎。」

師姐容咭咭笑，曰：「不如換一條狗腳。」

成仔，你咁好，我眞係「錫晒你矣！」

二三三：伸腳練功

上到成世發畫室，師姐容那張裸像已經完成了一半，其實成世發慢慢畫，慢慢欣賞師姐容玉體，又要做埋腦驗，即是用身體去感受師姐容的冰肌玉骨。憑良心講，師姐容亦認爲佢畫藝相當高，佔不到這個大有錢佬居然有此藝術修爲也。

成世發例必開一些輕音樂，極力製造藝術氣氛。開了音樂，成世發同師姐容拼拼坐，順手在茶几上斟了一隻威士忌杯，曰：「阿容，我應該有多少進步矣！」

講完就揮動條腳，伸入杯中，攪來攪去。師姐容笑曰：「好心你喇！成仔，莫講話你幾十歲，即使十零廿歲都有可能再練得長。」

成世發抽返條腳，曰：「不然，我問過醫生，但亦不能肯定話有可能，吋即是有可能喲，否則我老友又點可以用條腳去抹眼屎。」

師姐容咭咭笑，曰：「不如換一條狗腳。」

成仔，你咁好，我眞係「錫晒你矣！」

成世發曰：「吋又唔得，換條狗腳，萬一伸得出，有法子縮得入又點？豈不是成日伸條腳出來想食人呵？」

師姐容笑曰：「生招牌也，你不必出聲亦可以吸引靚女。」

成世發曰：「見過你之後，世間又點會再有靚女。阿容，我眞係非常鍾意你。」

成世發講完，又伸腳入杯中練功。

師姐容曰：「你不覺得疲倦者乎？」

成世發又抽返條腳，曰：「初初幾疲倦者也，整整下就慣，我可以入杯中，攪來攪去。師姐容笑曰：「好心你喇！成仔，莫講話你幾十歲，即使十零廿歲都有可能再練得長。」

成世發抽返條腳，曰：「不然，我問過醫生，但亦不能肯定話有可能，吋即是有可能喲，否則我老友又點可以用條腳去抹眼屎。」

師姐容咭咭笑，曰：「不如換一條狗腳。」

成仔，你咁好，我眞係「錫晒你矣！」

風言蜂語

繆倫

注意事項

明年四月將加水費。

可惜不能現在開始儲水。

也是趨勢

本港每日消耗魚類四百公噸。

發展下去，海鮮將以每錢計值。

無憂無慮

深水埗辦家居防盜展覽。

家無長物者絕不關心。

現代江湖實錄之四 滑手人

軟長田

球星雜俎

蝎子几号復空船故事

文：鮑沙 畫：家·格

（一四五）摩尼王早已知道搜空船的任務，那是地球派出的和平使者，協助銀河系各星球排難解決紛爭，還有拯救的任務。摩尼王和雅打，不是一朝一夕之事，恐怕未說服人，但使不能肯定話有可能，哈馬星球和加靈星球已經決定，但也有她的理由！」

（一四六）摩尼王點頭道：「是的，她不忍心那些摩摩怪物被毀滅，但是，我們摩尼星球和加靈星球人，都不歡迎摩摩怪物，我們不能違反民意，也可以向人民說服，但地可以丟粒泥子在杯底，攪足一個鐘頭也！」

師姐容曰：「有乜好！我又有要你咁做。」

成世發非常誠懇，曰：「我自願咁做，等你知我對你嘅心意。」

師姐容攬住佢曰：「成世發，我話有可能，吋即是有可能喲，等你知我對你嘅心意。」

（一四七）雅打星擠了嘖射器，飛到高塔第三層，和露莎女王及洛奇將軍見面。露莎女王喜道：「雅打星副船長來了，我們得救了！」雅打星道：「我把你們救了有什麼用？却還是不能救你的人民和洛奇將軍的人民，兩星球就快要相撞，而且會牽連摩尼星球毀滅！」

誰之過（四）

城市之光 成匡

陳世友一句簽了罷的背後，本來還有話說的，顯然因爲有些不方便了，所以忍而不言。

廖玉英也提筆簽了，警方又吩咐一些話，什麼時候再到警署報到，看看是否該案控訴，看是否要作証人，才打發他們出去。

瑞芳抱着媽媽的手，低頭走出了警署，陳世友先行，陳偉雄跟住，都是默默然的，然而，那紙是暴風雨爆發前的沉寂！

走在大路上，有的士來往了，陳世友站定下來回頭道：「坐的士回家罷。」他沒有指明問什麼人？

陳偉雄不敢說話，回頭望媽媽及妹妹，陳瑞芳也望着了廖玉英，顯然徵求她意思，而且女兒的目光，還有多少哀求的。

廖玉英於是點點頭了，因爲她有責任保護自己的女兒。

家還是這個家，陳設還是依舊，但牆壁、窗門都封了塵，傢俬殘破，沒有執拾，顯得亂七八糟。

陳世友一坐下來就道：「雄，妹妹交給你保護的呀，爲什麼你讓人……」

「她十五歲了，有手有腳，我怎曾得了？」

陳偉雄說出了自己的理由。

陳世友道：「芳，你怎會和這些人認識的？你應該知道我是個壞人。」

「是哥哥和我去旅行認識的，我相信他是個好人，是哥哥朋友，怎知他是個壞人。」

一九：永生

鄧佐冶說道：

「最初，那金髮女郎碧姬來找我，我也不相信是你姐姐美蓮附在她的身上，但聽了她的聲音，和對我的家的熟識，又記得我們二人過去的事，不能不相信了。」

江美芝說道：

「我就心，這對那金髮女郎碧姬，會不會有影響？」

鄧佐冶搖頭道：

「不會的，美蓮說過，只要不超過十小時，則不會有影響。你賣爹爹嗰在歐洲打長途電話回來，告訴你媽咪，說美蓮死後，有一個金髮女郎去見他，說是他的女兒美蓮。你知道這件事嗎？」

江美芝點頭說

「對了，和她詳談，我有一個希望，碧姬可能幫我們的忙，使姐姐美蓮水生，你以爲她的靈魂可以永遠存在，或存在幾十年？這個，美蓮已和我說過，是完全不可能的。美芝，我送你回家。」

美芝點頭道：

「順便接碧姬返回她的酒店，這件事，眞是不可思議！」

魂招 秋天萬

鄧佐冶道：

「她是你姐姐美蓮的好朋友，她此不止是爲了美蓮，也爲了自己，她是研究靈魂學的。明天，我和你到碧姬的酒店去看看她。」

江美芝道：

「當然知道，我還和爹嗰通過電話，我當時聽了不相信。沒想到，如今這金髮女郎却千里迢迢的來了。」

鄧佐冶道：

「美蓮的好朋友，她此不止是爲了美蓮，也爲了自己，姐姐美蓮水生，你以爲她的靈魂可以永遠存在，或存在幾十年？這個，美蓮已和我說過，是完全不可能的。美芝，我送你回家。」

美芝點頭道：

「順便接碧姬返回她的酒店，這件事，眞是不可思議！」

西方國古家之時筆

毛羽和葦蘆

明發所人及埃由者前

國各洲歐往傳臘希經

現出才紀世六到者後

用使然仍國美代近到

雖然蘆葦筆到了十三世紀才逐漸被羽毛筆淘汰，但羽毛筆的出現却遠比這爲早。據說，在公元六世紀，已有人發明了家用鵝或天鵝翅膀的那些大羽毛作筆。大家知道，鵝、鴨或其他鳥類翅膀的大羽毛，其羽毛的根部有一隻翅膀，只能選取十至十二根能製筆要求的羽毛，將其根部（即沒毛的部份）埋在熱沙堆中，使黏附於羽毛根部的肉質乾燥，容易刮去，羽毛管狀的根部內外的薄膜層亦枯萎脫落。

羽毛筆的製作很簡單，如果你有興趣，也可以製成幾枝來用。只要選擇鵝的翅膀上大而長的羽毛（據說，一隻鵝的兩毛筆的製作很簡單，如果你有興趣，也可以製成幾枝來用。只要選擇鵝的翅膀上大而長的羽毛（據說，一隻鵝的兩